

维吾尔族服饰民俗中的文化生态

朱贺琴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对维吾尔族服饰民俗文化中图案、色彩、工艺、禁忌、传说等的解读,可以发现寓含在其中最基本的生态语境,服饰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和艺术品不仅具有特殊地位,还具有生命的形式和内容。维吾尔人把对自然的独特理解通过服饰表现出来,为服饰注入了深层的精神生命。正是对生命的热爱、尊重、敬畏产生了维吾尔族服饰民俗中的生态文化。

关键词:维吾尔族;服饰民俗;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4—0042—05

服饰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创造物,是人类满足生理和社会需求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参照物和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民族文明的产生,服饰民族化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当群体中的个体服饰被周围的人群接受并加以肯定和认同时,它就会被普遍穿戴,进而作为一种共同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被选择、固定和保留。为适应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政治信仰、道德伦理而不断改进和变化的民族服饰,其特有的外部形象符号常常寄寓了一个民族意识中深层的哲学和美学内涵。因此,在构成和识别民族这个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诸多因素中,民族服饰文化是最为直观的要素,它反映了不同人文生态环境中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作为一个民族的外在符号,民族服饰成为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的服饰民俗文化集中反映了民族在美学、宗教、习俗等方面形成的传统观念和心理素质。民族服饰的图案、色彩、工艺、禁忌、服饰背后的故事传说蕴含了丰富的民俗内容。本文试将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认识维吾尔族的服饰民俗。

一、维吾尔族服饰图案中的文化生态

服饰图案作为服饰文化重要的表象符号,体现出人类对装饰纹样的选择性创造和对艺术美的独特追求。绚丽多彩的维吾尔族服饰文化,以其多样

的纹饰、古朴的图案、精湛的工艺诉说着一个民族古老的文化传奇,那些表面上看似各不相同的图案纹饰其实是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生活的特写,是维吾尔族文化心理象征性的表述和特殊审美情趣的传达。

维吾尔族在信仰伊斯兰教以前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早期服饰图纹以人物、动物、植物、几何图形居多。由于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禁止在服饰、饰物和建筑物上描绘人物、动物的造型,所以维吾尔族自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其传统服饰图纹转向对以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艺术创作,于是活泼自然、简单大方的植物类、几何符号类等抽象的图案纹饰受到维吾尔人的青睐,植物、几何符号类纹样在维吾尔传统服饰中保持着主流地位。其实,在新疆出土的唐代以前的服饰纹样中不乏精致有趣的人像、动物造型,但人物和动物图纹的缺省却并未成为一种唯美的缺憾,因为它为维吾尔族打开了另一扇窗,使他们将以自然物象为内容的图案艺术的创作发挥到了极致,并把对花草树木的喜爱,对大自然的崇拜转化为服饰图案中精巧的各色花卉和繁杂的植物蔓枝。

比如维吾尔族男女老幼都喜欢戴的绣有各种花纹的花帽(朵帕 doppa),其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所戴的花式图案都各不相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南疆喀什地区盛产的男式巴旦木花帽与奇曼花帽。黑底白线绣成的巴旦木花帽简洁素雅,按

收稿日期:2009-06-04

作者简介:朱贺琴(1973—),女,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民俗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前后顺序旋转排列的四个弯月形巴旦木纹样构成,线条富于变化,花色庄重大方,为中老年维吾尔男性所喜爱。巴旦木俗称扁桃,盛产于新疆南部,是沙漠地区的耐旱果树,有顽强的生命力,且果实味美香甜、营养丰富,是维吾尔人喜食的干果之一。巴旦木图案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纹样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由于其果核状如月牙,又如刚发芽的植物幼苗,旋转排列四个图案,代表了生命中的四时(新生、强壮、衰老、死亡)和空间上的四方(东、西、南、北)。在巴旦木花帽的纹饰中,维吾尔人的时空观和生命观得到了诠释: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生老病死都不是人为能主宰的,顺应自然的选择、尊重生命的价值,追求圆满的开始和完满的结束是人生的经历也是自然发展的要求,因此,人们应该珍惜短暂的生命,积极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一如沙漠中枝叶茂盛的巴旦木树。

枝蔓缠绕的奇曼花帽则一反巴旦木纹样的朴实素雅,它以米字为骨架,绿底白花、花繁叶密地铺满整个帽面,如一簇盛开的花丛。对奇曼花帽图案的选择也渗透了维吾尔人的自然观。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沙漠绿洲和草原游牧环境离不开绿色植物的养育,生命的气息之绿和生命的盛开之花代表了生机和希望。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绿化自然的决心,维吾尔族用植物纹样点缀服饰品,可以说,对植物旺盛生命力的渴望已经深入维吾尔人的深层意识之中。在绣制花帽时,那些世代相传的图案总是信手绣来,而无需事先设计。此外,“石榴纹”、“葡萄纹”、“忍冬纹”、“苹果纹”、“树枝纹”、“梨纹”、“无花果纹”等植物纹类亦是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常用图纹。

除了植物纹,自然界的种种物象亦成为维吾尔人的关注视点,山、水、汨汨的清泉、纵横的枝丫、波浪起伏的沙丘和锯齿状的草茬以及常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都成为既有维吾尔族地方生活特点又有宗教信仰特色的图案。如最受维吾尔族女性青睐的“艾德莱斯”绸,这种采用古老扎染工艺的绸料,图案多为黑、白、红、绿、蓝相间的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和波浪式线条纹样。这些图案多被认为是水纹、波浪纹、木梳纹、木板纹等的变形纹样。这种随意扎染的服饰图纹以其艳丽的色彩、流畅的线条、自然的晕染,再现了维吾尔人的生活环境,勾画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场景。

通过对维吾尔族服饰图案的研究,可以看出其所隐喻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习惯及其更深层的文化生态。在一组组抽象的图案符号之下

隐藏着维吾尔人对自然的理解和对生命的尊重,服饰图案已不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服饰文化中生态形象的代言人。

二、维吾尔族服饰工艺中的文化生态

21世纪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巨大挑战,生态恶化引发的环境灾害越来越突出,“绿色生态”与“和谐相处”已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保障,服饰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也应当顺应这一绿色文化潮流,尤其是服饰从原材料加工到制作成衣的一系列过程中,均应以保护环境为准则,减少有害化学试剂的使用,控制有害废弃物的排放,降低服装产品中有害健康的物质,给服饰贴上绿色自然的生态标签。在实现绿色生产、绿色加工、绿色健康的生态标准方面,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工艺中就有完美的答案。

维吾尔族在服装用料上喜欢选用纯天然的材料,如纯毛、纯棉、真丝、真皮等,而其加工方法都有着独特的生态工艺。如“艾德莱斯”绸采用古老的“扎经染色”方法。所谓“扎经染色”即先将经线按图案扎结、染色,然后通过布局、排列、虚实处理后进行织造,织出的花纹色彩艳丽、图案奔放。早在西凉、唐朝时,维吾尔先民就已掌握了扎染工艺,“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代的墓中发现了最早的绞缬红绢。在该地唐墓中发现的绞缬麦花纹绢,缚结时的缝线还没有拆去,可以看出当时折叠缝缀的方法。”^[1]“艾德莱斯”绸的生产工艺流程大致可分为:煮茧抽丝、并丝和线、扎经染色、排列设计、分线织造、形成成品几个步骤。

煮茧抽丝、并丝和线大都采用原始的手工土丝缫制方式,仅需几口装满沸水的大锅,把无数蚕茧投入到沸水中,溶去其间胶状物,再用几根树枝不停搅动锅中的沸水,树枝逐渐被蚕茧的纤维缠裹,通过固定大锅上方的理丝木杆,卷绕缫制好的丝线,即成手工生丝。生丝色泽灰暗、质的粗硬不适合直接纺织,还需二次加工,将沸水锅中放入一些胡杨碱与生丝一同煮沸,十余分钟后,生丝就变成柔韧光洁的熟丝了。待丝干燥后,就可以扎经染色了。其方法是根据图案要求,把不需染色的经线用玉米皮扎起来作为防染层,放入矿物和植物做的染料中浸泡,这是一道非常精细的工序,图案的轮廓因玉米皮纤维中细小的自然裂纹使丝线在染液的浸润中形成毛渗,色彩疏而不乱,并形成一条条美丽的晕渗和非常恰当的过渡色晕,如同层层漾开的水波。由于扎结的力度和方法不尽相同,可以说每一匹“艾德莱斯”绸都有它与众不同的特殊纹样。尤其

是参差不齐的色晕在纹样之间的过渡,使绸面的构图更加富于变化。

至于维吾尔族常用的植物染料,一般为茜草(将原材料染成红色)、槐树花(将原材料染成黄色)、石榴皮(将原材料染成黑色)、板蓝根(将原材料染成蓝色)、核桃皮(将原材料染成棕色)等,此外,胡杨碱、沙枣胶亦是织染中常用的助染剂和防染剂。由于“艾德莱斯”绸全部用纯蚕丝生产,以天然植物染料染色,因此它对人体及皮肤无害,对环境无污染,并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加之其质地轻软,宽松舒适,图案艳丽中不失典雅,飘逸中不失端庄,深受大众喜爱。不仅“艾德莱斯”绸的加工制作符合生态服饰的要求,维吾尔民间的毛织品、棉织品、皮革制品、印花布、擀花毡等的制造也未见化学试剂的使用,达到了绿色加工的要求。

如今出于对环境的保护和自身健康的需要,在绿色理念的倡导下,人们对绿色服饰的推崇展开了新一轮的绿色消费。“艾德莱斯”绸的绿色生产工艺已经成为新疆某些县乡的特色扶贫产业。如2007年和田吉亚乡有4455户村民,其中织绸专业户达1587户,织绸厂1家,艾德莱斯年产量30万匹。2007年农牧民人均收入达2133元^[2]。随着手工作坊的增多,手艺人队伍的壮大,可以预见,维吾尔族服饰生产中的绿色工艺将会继续传承下去。

三、维吾尔族服饰色彩中的文化生态

色彩是最能表达服饰个性的语言,服饰图案中点、线、面需要色块的体现,离开了色彩,服饰美便无从谈起。服饰色彩的应用其实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审美经验的积淀,是人自身的感官认知所形成的惯制。因为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对视觉的刺激是强烈而敏感的,通过色块的对比,人们发现色彩的效果或增强或减弱,不同的颜色在太阳光下反射出不同的波长,其中红色波长最长,因此,红色对视觉的冲击力也就最大,利用红色的这一特性,很多警戒色都选取了红色。人们将大自然的这一色彩规律移植到服饰色彩中,于是很多民族将红色的服饰应用到新婚嫁衣上,在众多的宾客之间,显然一袭红装的新人倍加引人注目。

维吾尔族婚礼尚红习俗早在唐朝就已流行,旧唐书回纥列传中有太和公主与回纥可汗成亲的场景描述,“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氍毹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姬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氍毹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

初礼。”^[3]其中公主按回纥习俗的第二次更换的胡服,大袄的前襟后背便皆为红色。

红色不仅能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红色还象征着生命。1959年新疆阿斯塔纳墓葬群出土的一块20厘米长北朝时期的树文锦上,维吾尔人崇拜的生命树在这里便被赋予生命的红色,鲜红的树形映衬在白、蓝、绿底的锦面上,挂着白、蓝、绿色的果实异常夺目。自然中的树木同人一样,也流淌着生命的血液,树与人同为自然之子,可以说,将红色视为生命的颜色是维吾尔族人一贯秉承的传统。

此外,服饰色彩同人们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色彩审美习惯的形成大多取决于自然环境的熏染。沙漠绿洲单一的自然图景,很能激发人们对色彩搭配的大胆想象,艳丽的大红、浓绿、宝蓝、金黄一起出现在同一块面料上在维吾尔服饰中并不少见,尤其是维吾尔少女的服饰,从头到脚都被亮丽的色彩包裹,如一朵朵沙漠奇葩在人群中耀眼地盛开。丰富的服饰色彩对自然单调色的弥补所产生精神愉悦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亮色在服饰中被高频使用同新疆单调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联。维吾尔族服饰中对各种色彩的巧妙运用,不仅增加了服饰的艺术感染力,同时维吾尔人活泼开朗的性格也在绚丽色彩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很难想象,若维吾尔人摘掉绣花帽、脱去绣花衣,一身素服该怎样演绎热情奔放的新疆歌舞。

维吾尔族对服饰色彩的选择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趋向,还同本民族的民俗习惯密切相关。白色在维吾尔族服饰文化中象征着纯洁与光明。“如给婴儿(不分男女)首先穿的是白布做的衣服,而且衣服下边不缝,衣服的白色标志着孩子从小就有好心的愿望;下边不缝反映父母希望孩子长寿的愿望;给婴儿穿白色衣裳也表示父母希望他们生活的路程像太阳一样明亮,前途光明,品质像太阳一样温暖,对人忠实、和气,懂礼貌、有道德。”^[4]由于白色的美好寓意,现代青年并不排斥在婚礼上穿戴西方流行的白色婚纱。

黑色在维吾尔服饰中象征着伟大与高贵,因此维吾尔族不论男女都接受戴黑色或以黑色为底色的帽子。蓝色是天空的颜色,受萨满教遗俗的影响,维吾尔人喜用大量的蓝色装点服饰,如蓝底的花帽、蓝底的花头巾、蓝白相间的艾德莱斯绸,白底蓝花的印花土布,那清新朴面的蓝将维吾尔人原始的崇天信仰生动地展示出来。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维吾尔人敬畏并喜爱绿色,因此并没有汉族戴绿帽的民俗忌讳,很多地区

的花帽都以暗绿色为底色。黄色是枯草的颜色,但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以黄为贵的观念逐渐被维吾尔人接受,色彩亮丽的黄色在维吾尔服饰中作为点缀色仍然被大量的使用。总之,在多彩的服饰世界中,带着对自然的钟爱,维吾尔族正用丰富的色彩营造着平和的心境,描绘着美丽的生活。

四、维吾尔族服饰禁忌中的文化生态

各民族的禁忌都与他们的信仰习俗和生存环境有关。“在人类社会伊始,生产力和认识水平极端低下,由此产生了自然崇拜,由崇拜必生恐怖,由恐怖则惧怕祸害;为避祸害,必成禁忌。这种由于对自然物自然力的崇拜敬畏与恐怖,而自觉不自觉地恪守一些禁忌,祈望通过这种自我约束的信仰形式,把自然界种种‘异己’的力量,转化成‘顺己’、‘助己’的力量,获得神灵的恩赐和避免惩罚,从而形成了最早的禁忌习俗。人类最初对自然的禁忌并非始于图腾观念,而是纯粹出于对大自然的崇拜。”^[5]由尊敬到畏惧,再到对一系列规则的遵守,可以说,禁忌自产生初期便要求人们严格按自然的规律约束自己的行为。虽然禁忌常把偶然的巧合当作必然的结果,产生一些盲目的禁忌,但禁忌文化总的宗旨是引导人们避祸趋福,在与自然的和平相处中求善保身。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服饰文化习俗,禁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存在于各民族的服饰习俗中。同样,在维吾尔族禁忌习俗中也存在很多与服饰有关的禁忌文化。如维吾尔族服饰忌衣服款式短小,上衣要过膝,裤腿要达到脚面,忌穿短裤在户外活动,妇女外出蒙面纱。虽然这条禁忌同维吾尔人信仰的宗教教义有关,但还是受制于恶劣的气候环境,由于西北地区风沙大且早晚温差大,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的俗语,若过分裸露肌肤,早晚易着凉,正日照强烈,又易被烈日灼伤,因此穿长衣、长裤不仅不违背教义,还能更好地保护身体。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健康理念,这条禁忌非但没有消失,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对服饰拥有的数量,维吾尔族也有限制,这在其他民族中并不多见。如“一种服饰若超过三件,要从每三件中把一件送给穷人作为天课。”^[6]一个人若拥有的服饰过多,超过了必需的要求,势必会花费大量的精力用在穿衣打扮上,这样不仅占用了生产时间,而且也浪费了生活资料。与其让服饰成为多余的奢侈品,不如送给更需要它的人。这条禁忌习俗让维吾尔人在互助中实现了服饰资源的流动与交换,提高了服饰的可用率,降低了服饰的生产费

用,有效节省了自然资源,做到了服饰资源配置的合理利用。对服饰的放置,维吾尔族忌讳将洗净的衣物放在不洁之处,且洗净衣物与脏衣,大人的衣服与童服应分别放置。出于预防疾病、健康卫生的要求,几乎很多民族都存在类似的服饰放置禁忌。

对如何穿戴,维吾尔人也有自己的禁忌。遵照尚右的民族习惯,维吾尔人穿衣喜以右为先,忌以左为先,若颠倒顺序,恐有不如意之事发生。这里,维吾尔先民将先右后左理解为正确的自然顺序,认为以左为先违背了自然运转的秩序,强大的自然力是不可预知的,如若违背自然定将遭到自然的惩罚。其实,禁忌作为原始习惯法的主体,主要功能就是抑制人们拂逆自然行为的发生,只有顺应自然之道,才能抵制大自然的威胁,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

通过对维吾尔族服饰禁忌文化的了解,可以发现寓含其中最基本的生态语境,即对生命的珍惜、对资源的节俭、对健康的保护、对平安的祈望等,自然界中的人类只有在爱惜自然的同时,才能得到自然的眷念,得到自身的平安与健康。

五、维吾尔族服饰传说中的文化生态

在维吾尔民俗服饰文化中流传着很多与服饰有关的传说。如巴旦木花帽的传说,相传公元955年,喀喇汗王朝的苏里唐苏托克·布格拉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定为国教,定国旗为“星月蓝旗”。公元1176年,西辽(契丹)灭喀喇汗王朝,禁用“星月蓝旗”。不甘屈服的维吾尔人民,从此将“半月星辰”变形为巴旦木纹绣在黑布上,缝制成花帽,天天戴在头上,以此纪念灭亡的喀喇汗王朝。这里,维吾尔人给自然中巴旦木的生命赋予了精神生命的深意。实际上,“敬畏生命不仅适用于精神的生命,而且适用于自然的生命。……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7]在割舍不断的故国情思中,巴旦木花帽所体现的顽强的生存意志,不屈的反抗激情其实就是维吾尔人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

同样,在于田等地维吾尔妇女有一种独特的“箭服”,这种长袷袂在前胸左右襟依次排列七条尖头对称的蓝色绸补条纹,内套衬衣则沿右侧圆领处排列七条扇面形条纹,据传这些条纹是由打仗或狩猎时的箭袋演化而来。也有人说,服饰上蓝色的条纹代表了绿洲中的河流。从这件长袍上仿佛能看见战场上驰骋的女英雄,英姿飒爽、弯弓持箭,为生存而战,哪怕是弱小的妇孺都会拼力争取。为了活着,为了更好地活着,缅怀过去的英勇行为会给人们带来勇气和好运,于是,箭服成为当地维吾尔族妇女

的节日盛装。

“艾德莱斯”绸也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一个勤劳、善良的维吾尔族人,静坐在池塘旁边,水和池塘是沙漠地区的人民最向往的,他看到水里倒映着阳光和高大的白杨树,便投下石子,水面漾起了一圈圈波纹,于是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幅美丽的图景,他决心要把它织出来。……从此,维吾尔族人民就有了这种美丽的织花丝绸。”

^[8]有人说,艾德莱斯绸中红的是火,蓝的是水,绿的是树,是维吾尔人把萨满教崇尚的树木、山川、草地、河流以及广阔的天宇全部都织进了艾德莱斯绸。无论是萨满教的信仰遗痕,还是维吾尔人对自然的真正喜爱,艾德莱斯绸的传说告诉我们,美丽的创作总是来自自然的触动。总之,在维吾尔族的服饰文化中,对生命的敬畏情结是贯穿始终的,维吾尔人把对自然的独特理解通过服饰表现出来,为服饰注入了深层的精神生命。

通过对维吾尔族民俗服饰文化的解读,不难发现,越是对维吾尔服饰民俗文化进行观察和了解,越能清楚地意识到其中充满了生命的表征,每一件服饰都是一个秘密,当我们把服饰中的艺术元素理解成自然中的生命元素时,服饰文化中的图案、色彩、工艺、禁忌、传说等,竟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出于这种认识,服饰已不能被仅仅理解为艺术品和必需品,它所具有的生命形式和内容使它同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有了同等的地位。人不能仅仅只

为自己活着,任何生命都有价值,包括带有生命元素的服饰。正是对生命的热爱、尊重、敬畏产生了人与宇宙的亲和关系,也产生了维吾尔族民俗中的服饰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 [1]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 青年文库·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 [2] 吉亚乡[EB/OL]. 和田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hts.gov.cn/>
- [3] (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
- [4] 阿布力米提·买买提. 维吾尔族色彩审美观及所表现的民俗文化现象[J]. 青海民族研究, 2004(2).
- [5] 万建中. 禁忌民俗发生论[J]. 思想战线, 1992(6).
- [6] 安尼瓦尔·赛买提. 维吾尔民间禁忌研究[D]. 新疆大学 2001 年博士论文.
- [7] [法] 阿尔贝特·史怀泽. 敬畏生命[M]. 陈泽环,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8] 徐红,单小红,刘红. 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艾德莱斯[J].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3).

【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沙彦奋】

Uighur Cultural Ecology in Folk Costumes

ZHU He-q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Abstract: To the Uighur clothing folk custom culture in the design, the color, the craft, the taboo, tale and so on explanation understood, among them may discover most basic ecology context, clothing as a necessity in people's lives and works of art not only has a special status, but has also a life forms and contents. Uighur demonstrated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through the clothing, spiritual life by Uighur injection into the clothing. It is love of life, respect, awe produced Uighur folk costumes of the eco-culture.

Key words: Uighur; Folk costumes; Cultural ecology